

## 桂花鸭与荷花羊

□陆诒

入秋了,是要贴秋膘的。暑褪了,天一层一层凉下来,骤雨一场接一场,白雨连线断断续续,让人很容易联想起南京的鸭血粉丝,同样是银白细直,只是一个嚼啮有力,一个柔软腴滑。南京人食鸭的花样很多,一碗鲜美滚烫、堆了鸭肝鸭肠、吃起来呼噜呼噜的鸭血粉丝汤是一年四季最经典的标配,而在这桂花盛开的时节,是制作“金陵盐水鸭”最好的时候。《白门食谱》记载:“金陵八月时期,盐水鸭最著名,人人以为肉内有桂花香也。”三四年前刚到南京读书的我,也以为所谓“桂花鸭”,是有桂花香味的鸭子,我吃过桂花味的各种甜品,却没尝过桂花味的肉,淡然香甜的桂味萦绕在肥腴细白的

肉间,想来也是很美妙的滋味。后来精挑细选了一只驰名商标的“桂花鸭”。

江南人的口味是偏甜,所以对这盐水鸭不太能接受,好在母亲厨艺灵活,将这盐水鸭切块与萝卜同煨,炖成一锅汤汁浓郁的鸭汤,想必南京同胞若知晓冷盘菜品被无知江南人一锅乱煮,大概也只能哭笑不得嘲笑我们是暴殄天物吧。

可见汉语言文字真是博大精深、一词多义,这“桂花鸭”,真不是桂花做的鸭子,而是在桂花开时制作的食品啊。

食物也是有属于自己的个性色彩的。如果说夏天的食物是冒着水珠的嫩生生的绿,那秋天的食物,就是温葛柔和的淡橘色。除了肥白的桂花鸭,还有膏脂厚腻的螃蟹,飘着芝麻香的老街烧饼,烫嘴甜熟的烤

山芋,咧开嘴笑的晶红石榴,金黄香甜的板栗……浅浅泛着暖意,让人顿忘生命无常的伤秋之感。

在乡村的人,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去伤春悲秋,他们要忙着鱼塘稻田、菜地瓜果的收获,那满山坡的风光,也是色彩最浓烈的时候:松柏苍翠的山岗上,碧丛中有红山楂伸出头来,坳坳茶丛间,灿灿银杏亭亭而立。踩着窸窣作响的落叶,如走在大自然挥手造就的童话中,偶尔捡到树下掉落的白果,烤一烤,就是软糯的零嘴。

有人曾说:“秋,万物都柔情地老去”。走在夕阳温柔的江南古村里,玉米地熟了,老屋边几个老人正在安详地度着日子,河荡里的万亩荷田在微风中翻涌,一片稳稳的宁静中,却因即将到来的秋冬羊肉季,蕴

藏着奇异的活力生机。这儿是芳庄村,以烧制羊肉闻名遐迩,其“渗透蒸煮法”是由太平天国时期流传至今,出锅冷透的冷蘸羊肉,肥瘦均匀,纹理干净,外面淡淡地包裹着一层晶莹的脂肪,蘸上红褐色浆糊状甜面酱,入口是绵软细腻的口感、浓郁咸香的延伸,羊肉性温,是以当地人贴秋膘的好法子。

在村子里转两圈,清风送荷香,香气拍人醉,清清盈盈的沁人味道里,还有些若有似无的羊肉香。若是把这羊肉与荷叶同烧,又会是怎样清新迷人的肉味呢?荷花羊肉,桂花鸭肉,这些鲜活蹦跳的家禽似乎把如仙子般缥缈在云间的秋花拉到了人间,那轻盈的气息里,多了几分沉甸甸的底气。

也让人,在贴膘肉的同时,多了一点风雅和趣味。

微观

○○○

簪菊

米丽宏

菊花开的日子,我的邻居,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,常常把园圃里的菊花,折一枝簪在发髻边,香香地走来走去。有好几次,她掐了紫色菊花,送过来,让我也戴上。我欢喜着收下,却不敢戴出去。

内心浩瀚,容得下不同眼光的打量,她的格局大,敞亮。我做不到,可我多么喜欢。自己喜悦着,也把自己的喜悦之意传播给别人。我想,这是一种对生活的诚意。

这也是一种修炼。菊开时,簪花于发间;自己和世界,都美好着。那一份无可复制的小我快乐,多么难得。

蝥蝥儿

海州子

玩蝥蝥大概是我们小时候最大的乐趣之一。

那乐趣首先在捉它。在野外草丛或是残砖断瓦的废墟里,都是它的好住处。我们常常忘记了平时惧怕的蜈蚣、长虫;忘记了大人的责罚,而专心地听那“吱吱吱……”的叫声。仿佛听准了叫声的地方,等到轻手轻脚地走过去,那声音又突然没有了,听到捉不到。常常是让污泥糊满了膝盖、手脸,让露水沾湿了衣裳、鞋袜。然而,我们从不丧失信心,也绝没有失败的苦恼,因为捉蝥蝥儿本身就是一种游戏。偶尔捉到一只,合在掌中,小心翼翼地把它哄进火柴盒里,在伙伴们的簇拥下,宝贝似地带回家,饲养起来。

蝥蝥的叫声仔细地听起来,也有不同:有的清越,像风扣响琴弦;有的脆亮,像珠落玉盘;有的悠长,像泉水在盘石上流淌……最让我们喜欢的还是它的好斗。众目睽睽之下,振翅嘶鸣不已,十八般武艺都使了出来。失败的一方,垂头丧气躺到一边去疗伤。胜利的,往往振翅高歌,昂首摆尾。

银杏叶黄了

胡全超

我家住邳州,那里有万亩成片银杏林,每到秋天,一片金黄灿烂。温暖的秋阳外加微凉的秋风,送来几场添衣的秋雨,一切都美不胜收。我的父亲喜爱银杏树,门前房后院内皆种满了银杏树,偶尔遇十一月中旬,冷空气来得早,低温降雪也比常年早,一夜之间金黄的树叶被雪覆盖上,两种色差美丽悦目至极。秋季多雾的早晨,太阳似出未出,田野与树与雾迷离朦胧,蟋蟀之类的鸣虫叫响,心无旁骛地走在路上,是一种享受。

转眼又是秋天的时候,我想起家中的银杏树,那一望无际金色海洋在秋风中泛波。秋天多离别,总有一些东西作陪衬,比如落叶,比如秋水,比如霜露,再比如那金色的林海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
xinfukan@126.com

## 女儿的书房

□吴有涛

女儿上高中那年,我们有了一套新住房,除了厨、卫、卧、厅得到大大改善外,还多了一个六平方米的小田字间。女儿乐了,执意要作为她的书房。一顶书橱,一张写字台,一把椅子,女儿把学习用品一字儿摆在写字台的里沿,还从我的书房藏书中拣出她喜爱的书,搬进小书房,装在书橱里。写字台上再有的就是一盏每晚伴她温习功课的台灯。

一天,女儿建议说:“爸,给小书房取个名儿吧。”我搜肠刮肚拟出几个名字,反复揣摩,总觉得欠佳。后来,联想到古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:“玉不琢,不成器”。若把书房比着琢玉的场所,取名“琢璞斋”岂不妙哉?女儿一听,喜不自禁,立刻购来宣纸、笔墨,我模仿字帖上的钟鼎文,工工整整地写好了“琢璞斋”三个字,又用镜

框镶上,挂在书房的显眼处,给小小的书房添了几份雅趣。

今年高考,女儿以高分考取了某重点大学外国语学院。去大学报到的那天早晨,女儿与以往上学一样,早上起床第一件事:整理房间。写字台上收拾得整整齐齐,文具一应俱全照原样放着。书架上,增添了几套中国古典文学读本、外国文学名著和自然科学概要之类的书籍。这是女儿前一天去新华书店特意挑选的。女儿说:“爸,妈,这下你们也可以静下心来读点书了。”顿时,一股暖流涌上了我的心头。

我们的女儿懂事了。我伫立在女儿书房门前,视线从“琢璞斋”匾额移向女儿打点的行装,心泛涟漪,眼睛湿漉漉的。苏东坡说:“无官一身轻,有子万事足”(《贺子由生第四孙》),今天,我却深切地感受到:有女也是万事足!

## 微感动

□陈重阳

在通往我们小区的路口,因为设计缺陷,每每下雨,这里就成了蓄水区。污水倒灌,泥臭满天。路过的行人车辆涉水通过,稍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。最近暴雨之时,常常见到一位60岁上下的老人,身着一件窄小的黄色雨衣,站在积水边,指挥提示行人通过。遇到小孩子,他还会俯身抱起,送到安全地带。就这样,行人有秩序地通过,鲜有骂骂咧咧的了。守路的老人,毅力惊人,往往一站就个把小时。等水下了,地面露出来,他才肯离去。

前段时间,去参加扶贫工作。在基层的一个服务部门,遇到一位耄耋老人,前来查询低保金事宜。工作人员是一位年轻的女子,她接过揉得脏兮兮的卡和存折,在电脑系统上查询一番,然后,告诉老人钱

已到卡。老人又聋又哑,神情茫然。女子提高了声音,做了个手势,告诉老人这个里面有卡。几次三番,老人才明白,最后老人又表示不会用卡。女子说,我来帮你取。然后扶着老人,到外面的自动取款机上帮老人取款。

小城唯一的休闲广场,常常人满为患。有打陀螺的、甩鞭子的、跳广场舞的、散步的……以前为了地盘之争,曾经发生过口角事件。近日晚上我出去纳凉,走过城西的防疫站门前,充耳一阵音乐声,前往驻足观看,原来是一支中年业余模特队在集训。这支模特队,是主动从广场臃肿的队伍中分离出来的,从东转到西,尽管路途远了些,但这一“让”,就让出了海阔天空。

这些微小的生活场景,像一抹清风细雨,挟着美好的情愫,催生出自内心的微感动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277号



《天际》木刻 甘庭俭

## “硬”老师

□春江水平

我的中学地理老师秦香莲是一位高大的农村女人,留着一头当时很时髦的“大波浪”。她上课的时候,声音极其洪亮,连她的“大波浪”都会与之发生“共振”。一根细细的教鞭在第一排同学的头上飞来舞去。

此外,她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教训人,一旦开骂,可以像机关枪一样连发,而且发发不同,在这样的攻势下,心理能力承受再强的学生也很难招架得住。因此,我们上她的课总是处在于战备状态,生怕答错。如果不幸答错了,她是誓不罢休的。就是在这样的“恐怖政策”下,我们的地理学得极其牢固。

许多年后,一位去她家拜年的老同学回来告诉我,这位地理老师对我印象很深,我听

了很诧异,因为,我那时在班上实属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,时隔这么多年,怎么还会有印象呢?

这位老同学便转述了地理老师谈到的那一件事。那时,她儿子也在我们班读书,可能是怕“屋”及乌的缘故吧,大家都有些疏远他。有一次,她儿子爬竿时,扯掉了几粒扣子,我便用针线将它们一颗一颗钉好。正巧,她从操场上经过,便记住了这件事。她还对我的那位同学说,我钉的扣子真牢,以后再也没掉过……

回想这种种,我才猛然发现,外表坚硬的地理老师,内心其实也有着很温柔的一面,只是她很少将它显露出来,这可能是出于树立老师“威信”的考虑吧。不过,如果当年她对我们不是那么硬的话,我也许不至于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才感受到她的母性了。